考古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考古編

程大昌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儒學警悟函海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儒學宋本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及跋識於後

考古編卷之一

宋 程大昌泰之撰

考古編

予賦性樸拙。琴弈博射。法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全眞委命。雅不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緇黃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閒因蒞官接物之隙。兀坐無爲。則所爲交際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册而已。自古至今。若聖君賢臣。有作有述。有釋有駁。至予而精言高義。略無遺譏矣。予方奉教不暇。而敢贅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循其所傳。稽其所起。苟或未至安愜。則默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參考。久忽究竟。揆諸本始而明。協諸旁證而合。則遂忻然自幸。如處暗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樂于觀發古義。而躍如不制者矣。亦安知無諱非伏鄭而誚其多事也歟。知我罪我。無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則貴乎至當不易也。又曰。溫故而知新。則又貴乎浚井得泉也。而予敢安於已措而息於既者哉。求閑苟遂。益取平日所擬而盡究其極。五十九年之非。忽其自見。則其爲可樂。豈勝厚哉。舊著恐遂散佚。輯爲一編。以便尋繹。而敍識其所從作。苟有見當綴續其後也。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於泉南安靜堂。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

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敍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敍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嘗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

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遞相授受、於是瓠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序載四夷、凡樂(代舞)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爲作。具言其音。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謂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夫關雎亂於師摯。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知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刱爲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刱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瑚璉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砥砆。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頫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間黍離於衞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傅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傅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爲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習前傳。不足多辨。戴嘗究求其原。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

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也。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知指采蘩采蘋爲風。援引頌文。而冠魯商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眞也。豈可概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況乃概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爲無有。則訛詩爲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考古編卷之二

詩論六

漢人贅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兄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兄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卽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兄出也。嘗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兄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兄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瓠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衞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爾。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衞二詩概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字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廓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幷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

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篇章所歛。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賦。曰比。曰興。曰風。曰雅。曰頌。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以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增申伯也。自敍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黜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於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刪剟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爲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大遠矣。

詩論八

周禮籥章歙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入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歙。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臆其爲詩矣。設如所云。卽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爲三詩乎。今考諸豳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臆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爲樂正。則雅頌混爲一詩。其得爲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爲夫子之所刪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歙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而籥章所歙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豳詩。以爲豳風。而曰此詩卽籥章氏所歙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於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

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爲景公君臣相悅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歙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足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己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敍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旨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

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掇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歛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喻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而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衞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敍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衞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詩之與宏序今混幷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

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睨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俟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概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爲宏作。眞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乎。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商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末。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敍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同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講求。遂釐剔諸序。各冠篇首。而後衞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

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卽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尙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尙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鄘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實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二。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已例則自相差戾。視札語則有所增益。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實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實毛詩

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例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卽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已。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睘此正定

毛氏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鄘以下至豳皆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云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能盡受．則析十詩以爲一卷．是之謂什．非別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以上自南有嘉魚篇卷以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定。蓋雅頌自爲一體。不受混雜。故比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雜。故得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誤。而後與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考古編卷之三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言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斷章取義無通概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閒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卽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衞宏鄭衆賈逵鄭玄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

未必能得的傳而眞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玄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眞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眞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裒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爲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實爲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爲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爲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衞今其詩之在頌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爲三曰邶鄘衞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

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已不爲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尙以中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旣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廁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衞。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衞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彼此。俱無疑礙。故知其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耶。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衞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衞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旣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澤也。又如甘棠之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尙在召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旣已統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也。則

宏之卽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爲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爲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暢耶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奏樂言之其豈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耶左氏所說蓋由厲王怨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閱牆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篇章之於豳詩嘗幷豳雅豳頌而比竹以歆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

臆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其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概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爲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也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噫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學官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刪則序之發明於詩爲不少矣而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爲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經列寘學官則於詩序乎何疑

正朔一

三正之別寅丑子異建是也而或者有議焉曰紀月之次首寅訖丑而十二數具者百代之所同也其作意更改者如秦粗用十月以首一歲則誠異矣而驗其月建斗杓直亥紀數盈十者未之有改也然堯正

仲春。實占星鳥。后稷公劉。在虞夏間。勸相農事。其時詩亦準流火以定七月。則皆建寅也。至於春秋本周曆以紀時變。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書隕霜殺菽。皆紀異也。使周曆而首寅月。則斗建寅卯。冰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異也。由是推之。謂變歲初而不移月數者。非也。班固劉歆之論曆。及兩漢諸儒之釋經。皆曰夏商周之相繼也。寅丑子相變。是謂天地人三統。終則復始。如循環也。五三遠矣。其傳政無幾。然猶有可攷者。莫尚於詩書。詩書斷自唐虞以下。爲世凡五。其創建丑子者。惟商周二代。自唐迄夏。卽皆建寅不相復也。高堂隆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據也。然則占三從二。則帝王建寅者。居其太半。豈得謂之相復哉。

正朔二

夫子嘗取四代凡制而折衷之。於時獨欲行夏。蓋歲若始丑。則斑賓不爲夏中。既違天矣。而未遠也。若其始子以占。則月方建午。時已紀秋。豈不全與天背哉。故惟循夏建寅。而後四氣各襲其位也。周人亦知建子之不足以正時矣。特牽於舊傳。謂不自立一制。則無以見歷數之歸已。則自不容不改矣。而於朔易嗣歲之間。酌求其當。欲建丑耶。則不能有革於商。將建寅耶。則夏人固已先己爲之。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子也。子雖改建。而稽求天令。惟寅爲協。於是參酌三正兩占而並用焉。既剏自紀子以爲正月。旋復標寅以爲正歲。此非徒虛存兩名也。曆象所著。自有參攷。夏時之制。默存其間。世或習矣而不察也。然則夏時得天。不必待夫子而後論定。蓋武王周公。其已知矣。而歷攷先秦古書。不見改子用寅。起秦何世。則秦之十

月。其爲亥爲酉。當究所宿。而後因革之由。始可攷定也。班固之言曰。漢興、襲秦正朔。兒寬之論漢曆曰。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太初曆法。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則秦漢十月。皆建亥也。月令雖經漢儒潤益。然其氣令。悉本呂覽。呂覽者。不韋所著。正秦書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則秦之十月。建亥甚明。特其改用夏時。未見所始耳。

正朔三

秦既襲夏首寅。則正月者。其歲首也。不此之始。更十月而歲垂盡。顧取以爲首。何也。史謂本五勝水王之月是然矣。然周之正月。既可易之以爲中冬。則月而建亥。何爲不可建之以爲正月也。凡此之意。秦固明知而終以不肯者。正惟夏時得天。不敢屈天以徇己也。然則周人兼正月正歲以兩著焉。吾於此有稽也。周雖首子以命月數。而占星定曆。修祠舉事。仍按夏時。不皆自用其制也。六官職掌。凡曰孟春。仲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者。皆周正也。而龜人龔龜。簭人相簭。特變常文。而命曰上春。故鄭司農以爲上春者。以夏正言也。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周正辰戌之月矣。柞氏因其已伐而刊剝水火焉。則特別異其時。而用冬夏二至。蓋斬者。人也。藉人事以信其曆。雖用辰戌可也。刊焉剝焉。如水火而化焉。苟非其時。人力徒施。故不容不用二至也。辰戌用而周曆信。二至用而正歲存。求之六官。不止一事也。土圭表景。以迎日推筴。圓丘方澤。以祠祀天地。適當二至者。既皆明著其期。以應正歲氣序矣。至其天令已及。人事當舉。而會其令序。不在二至。無所表別。則又異其文而明標之曰正歲十有二月。如凌人斬冰。杜子春以爲夏

正之十二月者是也。夫正歲有十二月。周曆亦有十二月。今凌人也。越六官。正月常例。而冠以正歲者。以明所用者。建寅之十有二月。而非周之十有二月也。蓋至此書正歲以冠其月。而周制用夏者。益明白矣。

考古編卷之四

正朔四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二十八星之位。辨其敍事。以會天位。驟而觀之。歲云歲云。不過積月十二而周足其數。疑若無分於年矣。至太史之職。又有所謂正歲年以敍事。頒之於官府都鄙者。苟其歲也年也。無所殊異。而兼舉兩語。則周公所書。其亦有時而衍文矣。諸家至此。俱不能究窮其別。特不知夏周固有明制。不可雜也。爾雅敍載歲之在辰者。於夏曰歲。於商曰祀。周曰年。而唐虞曰載。郭璞從而明之曰。歲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今用其言。質之詩書論語。具如璞語。非臆說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夏人以星名歲之所本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必從食稻以命一朞。則是周人所爲。因禾命年之則也。何以卒歲。曰惟改歲。每歲孟春。皆夏語也。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在唐虞間語。亦猶箕子歸周陳言。而猶推本其來。曰惟十有三祀。不相雜也。若夫周之稱年。則純一無他矣。泰誓伐商。自稱十有三年。而追數舊事。亦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也。武王克商之後。周公輔政之久。商周之享國。方嶽之朝狩。悉以年紀。而論語之百年三年父母之年。亦首末如一也。是凡涉歲年者。夏周之制。無一語相亂也。馮相氏所掌。十有二歲者。以當歲之一星。亘乎十二次者言之也。左氏所謂一星終者是也。其曰十有二月。則具十二朔晦者是也。占星知歲。循歲數月。而天時人事。孰當從周。孰當行夏。可以參合無牾。故曰以會天位

也。天位可會。則以夏乘周其無爽矣。於是事之可以遵周者。循子正以立歲。事之不得不以行夏者。則本正歲以若天。故歲與年可以交相正。而時令先後。可以授之官府都鄙矣。今六官歲年異文者。若生齒大比。則以三年。至其大計羣吏誅賞。則必於三歲。等之爲三十六月焉。其大比大計。必各有需時待挾。始得施其會計者。故三年三歲。不一其制。惜不得盡聞其詳也。

正朔五

漢祖入關也。以十月。又會五星聚見東井。遂仍秦故。以十月爲歲首。其謂十月者。固秦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顏師古曰。未正曆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是也。前世曆家如邊韶之徒。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曆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王莽閏位。當初始元年十一月。遂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候。則改寅用丑矣。更始改元。不足三年。決未暇及正朔事。而光武受命於更始三年。遂改建武。其置社稷。立郊兆。復舊服色。皆著於史。而正朔改否。輒無所書。固未見其改丑爲寅矣。魏文之在黃初。事事改漢。而獨循用漢正。明帝以黃龍見山茌縣。有司曰。魏得地統。正當建丑。於是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夫文帝正朔用漢。而明帝改漢用丑。則是東都固嘗用寅矣。而范曄雖於曆志亦不紀序也。明帝之正。雖誠改丑然不及三年。而齊王芳以夏正得天。亟更其建。於是又改景初四年建寅之月爲正月。而以景初三年建丑之月爲後十二月。蓋

至此而歲復首寅也.

正朔六

明帝詔改丑正也.其言曰.景初之曆.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夫明帝之謂正歲者.卽周之正歲也.其謂景初曆.乃明帝自制之曆也.丑爲正月.明帝可得而改也.四氣之應夏時者.明帝雖欲強出意見.不容易也.故凡當若天者.仍用正歲爲斷.而其率然建丑.特虛名耳.宜乎正始以爲難用.而復建以寅也.漢魏去古不遠.正始之臣.又多博雅.今其改曆建丑.而不敢移革正歲.其必有所受之.則周家正月正歲兼著於時者.是其祖也.獨怪夫曆家自主其術者.曰立數已定.推而上之.近則獲麟.遠則堯典.又遠而開闢.其天行曆算.皆可覆.其疎密爲說甚美.而其疇人自相攻駁.固皆具見失實矣.至有不待攷曆而知者.子丑寅既有三建.而月之周匝十二辰者.無古今也.商之代夏.改正爲丑.則其年當虛十二月矣.周之代商.用子更丑.秦之十月.改從古亥.於其改建之閒.法當虛月.不以入曆也.類而推之.王莽代漢.改丑則初始之年.亦無十二月.明帝自青龍而改景初.其曆亦當盡十一月.夫其既虛一月矣.則十日十二辰之相配者.其年其曆.必當取一甲子有半而附之他月.曆家不聞於此.有所稽驗.特概數歲年.而夸張其算曰.吾之曆卻見遠古.不知憑何氣數.以驗天行耶.

象刑一

舜典曰。象以典刑。皐陶謨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搔屨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曰。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也。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扉。（扶未反）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雖不能會歸於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耳。而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未嘗置刑不用也。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凡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別援古典。以審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爲治耶。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眞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也。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爲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刖椓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耳。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閱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也。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者。方有流鞭扑撻。若謂

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眞加之流鞭扑撻焉是何其不倫也此自可以理料也

象刑二

孔安國之傳象刑曰象法也法以用刑也以象爲法於義既迂而法以用刑似非六經語度故世以爲疑至荀況氏出疑異冠服之不足以懲也遂作意直詆以爲無有故其言曰象刑不生於治古起於亂今也象刑虞書嘗兩出又親紀舜語若舍之不據則堯舜不足祖典謨不作經矣然則何以曰古無全制則當參其類而求之類既相比則當推其理以究之待其彼此交質相說以解則古制見矣夫既謂象則必有形可繪有狀可示也既其可繪可示則凡謂爲象者其必於形象焉求之豈容泛言也曆象日月星辰雖書其軌度於曆然璿璣玉衡正是模寫天形星晷以致之於書故夏誅羲和謂其昏迷於天象也觀象作服則誠以日月山龍加采色而繪之於衣後世宗本其制而差降之其最下者亦以象服爲名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耳

象刑三

周之闕名象魏魏者取其巍巍然也象者實有六典事物之象畫著其上也司寇之職正月則垂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其爲制正本有虞也既名爲象且又可垂可斂則不止巍然徒

闕而已。其觀之上。必有具焉。則畫刑爲象者其是矣。周言刑象。命其形也。虞言象刑。著其成也。其實一也。六官皆有職。六職皆有具。治教政禮刑工。隨其事物而圖寫之。其繪事屬刑者。則刑官取而垂之魏闕。是爲刑象。由刑象以推唐虞。則象刑云者。以有象而名可類推也。魯哀公二年。火踰公宮。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夫指象魏之象。以爲舊章而可取藏焉。則凡周禮在魯者。尙皆有象也。管仲對齊威公曰。昔吾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章昭曰。設象者。設教象於象魏也。夫象設於魏。而遺魏可以自見。是象不附魏。自得名象魏。而無象則觀闕耳。象可離魏而言設。則刑之可以循象而爲職守。是殆一制也。況仲之所言。象也度也權也。皆形器也。則象刑之爲畫象。又何疑哉。堯人之設刑也。蓋期人之不犯。而其肯以不犯者。非有畏焉。則有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世之知義者固遂有恥且格。不待致警矣。上之不入於德禮。而下之未至於無顧藉。則墨劓荆宮大辟之用。刀鋸斧鉞椎鑿之具。先事繪象以昭示之。使其觀具生警。以不及犯。則唐虞之象刑。象魏之刑象。是皆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不愚其民。忠厚之至者也。

象刑四

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愚爲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爲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于門閭者。諭刑罪於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

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經之言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流鞭扑。皆士師致刑之具也。自流以下。不獨出五刑之外。亦皆加輕焉。故惟象之所繪。是其一代刑辟之大者也。典之爲言。與典三禮之典同。舜之致戒。蓋曰循象以掌常刑。用流以宥輕罪。鞭以警有位。扑以懲不率。金以贖其可恕。眚災而應赦。怙終而不改。則皆隨其麗法者。加操縱焉。則舜之刑於此數者。皆相須而不可相無也。然至於制中弼教。帝以其功歸之皐陶。特曰方施象刑惟明。而流鞭扑贖。皆不在數。則象刑者。其一代刑典之大者也。雖然。有刑而後有象。刑者。實用也。象者。假設也。從假設者以名其刑。似舉影明形。不本其本。何也。曰此所以見聖人期無刑之意也。及其未用而設警以先。則不待入畏而後知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之相直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種物怪也。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莽者。知畏而預爲之避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以期不犯者名其刑。而使見者不及於犯。則刀鋸斧鉞椎鑿。皆付之不用。聖人之欲也。示之以畏。而民應之以不畏。則其假設者爲實用矣。故曰方施象刑惟明也。其後成王之刑。以義斷制。則自名其刑曰義刑。穆王之訓夏明贖。則聖人本其制而命之曰贖刑。亦各賓其實而已矣。

象刑五

謂異衣冠之爲象刑。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夫秋官所掌。既有三典五刑。以

明正糾詰矣而又有加桎梏而坐石以恥者又有去冠飾而書板以辱者則於其起居服用實有意乎以別異行懲艾矣而又古者典册希簡傳政不詳戰國之時刑辟滋衆已有傷時慕古者曰古能以畫衣代刑而今獨不能其在荀況固已聞之至漢而傳益訛諸儒遂附和其說以爲誠然鄭玄之於司圜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皆靡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皐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卽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深綦嚴密無不曲盡而概謂示恥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赭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爲迂古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彼其結繩舞干特致其至而非其所從致也苟以民頑俗薄而疑象刑之無能有懲是特不究其所從致者耳三后恤功以期多賴伯夷降典以折未然民日遷善遠罪既與刑忘矣而猶時有不肅故畫象以示而發其愧畏之機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爲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考古編卷之五

三宅三俊一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是其所爲三宅也。正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其所謂三俊也。然立政一書。顚爲用人而作。雖以司寇謹罰。終竟其文。要其叮寧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耳。三代本末有序。凡其施置率當先德後刑。安有未及用賢。而遽飾刑罰。恐非聖人彝序。亦非立政任人本旨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順飾本文。而別爲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爲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爲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概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爲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爲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若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業可以程品。豈容虛並三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復攷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卽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固云夏制。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湯文武而後。甫曰克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蓋事牧準三官也。人君處以此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準。如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

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行此職．而總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卽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爲官稱．非如自上處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準．所從命名以爲三宅者然也．三宅既爲官稱．則隨其職業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附並三宅．而名之三俊也．

三宅三俊二

天下職任多矣．常伯總率百官．常任謹戒百事．準人平處刑罰．三者關繫治亂．最爲要切．故舉天下之大．而能擇人以處三職．則於君道．遂無餘事．此夏人舉要致詳之意．而商周承之以爲治本者也．湯之興也．用是人．居是職．則誠安其位．而無讒邪傾間之虞．名若人之有若才．則誠當其才．而無名浮實失之僞．此非成湯自立此模也．知夏制而敬承之．故於三宅之三俊．既能信用．而四方萬里．遂於夏法乎見德也．文武之造周也．以言乎夏制．則知其指而不謬．以言其時髦．則又能灼見其蘊而無失．故周之治．亦遂追夏軼商也．然則夏之此制．施諸用人．如方圓必於規矩．不可舍而他之何也．爲其執要而致詳故也．孔安國求其說而不得．顧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無義民一語也．夫籲俊而訓德．先夏之所以宅人．而其國因以大競者也．合三職而一．無義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至於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自虞夏以及成周。事日益多。官日益衆。其分職任事者。不患乏人。顧成王之資。不及文武。則其操總之法。尤當得要。故夏之三宅。在武王時。尤爲用人會最也。二帝三王官稱之著於詩書者。已自不同。特不知事牧準其在三代。各爲何官何名。而周公之陳三宅。世更三代。名同一軌。雖其意尚或可想。而制不可強言也。且庶言庶獄。既分授職。則三宅也者。其居虞周。似在九官六卿之列。然而庶謹所寄。實將審處幾康。且有參總萬幾之象。則非法守所能拘囿矣。載考之古。禹作司空。而上兼百揆。周公爲師。而下任冢宰。則此之庶謹。又未必非大臣之所兼總也。然則此三職者。以授任則甚重。以擇任則甚要。故官制世異。而委寄常同。理極其當。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殆此制之類也。雖然。桀紂之世。三庶未嘗虛位也。而其所從宅者。非禹湯之所以宅也。故周公既枚數三代當否。以爲之鑒。又極舉文王用心。以爲之戒。其曰。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得夏禹宅人之指。而擇其所以宅也。言獄謹罔攸兼罔敢知者。慮其或有纖毫疑貳。則不安所宅也。當其致戒。則曰既已俾亂。則自一話一言。勿以致疑。及其申告。則曰能宅之則必用之。能用之而必能紬繹之。是然後可以責其安位也。故宅之爲義。如人之宅其宅也。轉徙無定。固不足以爲宅。相攸不審。與夫居之不安。亦皆不足以爲宅。故夏以翕制。固已諏德而審所宅。商周循之。則曰嚴惟丕式。曰克知三有宅心。曰惟克厥宅心。其式其心。率皆準夏以言也。此又一書之要旨也。

舜論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揚雄以其意見言之曰。襲堯之爵。有堯之

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雄之若言。殆重華協帝之義疏耳。而非舜之所以無爲也。竟水功。制象服。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皆非堯故。而又時巡考制。一歲之閒。車轍馬迹。率常周徧天下。安得謂爲垂拱坐視也耶。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惟察知事物情狀。而循理以行。不自作爲。其斯以爲無爲也歟。故由仁義行。雖曰知至至之。而實非自爲如此之仁。自爲如此之義也。易之無思無爲。箕子之無作好惡。成王之無作聰明。聖人之無常心。皆一致也。若曰心思作爲。言語好惡。悉屏除謝絕。付之無有。直偶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也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方其理不當作。則忘世自適。非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於木石。無爲之至矣。舉世言行。苟有一善。則果於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禦遏。則其作爲。孰勇於是。繫辭之贊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寂。其密也。其不動也。人以爲木石野人也。及應感而通。與民同患。人以爲江河沛然也。而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古之聖人。莫不皆然。而舜特其可得而見者也。世之言無爲者。不入於楊子。則入於釋氏。楊之說雖與孔子異見。亦未失理也。釋之說。則棄人倫。廢禮法。以空爲至。自空以上。無指焉。施諸一夫獨善者。猶不害也。若舉而措諸天下。則應感出治。以何爲原哉。關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揆之於易。有藏有感

者之言也。若遇事當應。猶其寂然。則衆塊積塵而已耳。天下何賴焉。故夫水土稼穡。禮樂刑教。舜皆能之。而能不爲也。以其該而照其偏。禹稷契皐夔龔孰可尸。是孰可主。是當其考而授之模。不強其所不能爲。不致其所不可遂。則凡所分命。亦非舜而自爲區處也。因事而擇人。因人而授任。理尚如是也。使舜不能高出其表。而見其當然。則區處之初。已大失當。況自親之歟。故曰。發無知何能爲。則又並與無爲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謂老釋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爲而致之無爲。則孔子之謂恭己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似哉。釋囚封墓。散財發粟。列爵分土。惇信明義。紛紛更叙。而猶曰垂拱以治。其直垂拱哉。

禹論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夫無間云者。有所非間之對也。是故賈捐之得以立議曰。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禹入聖域而不優也。夫功非聖人之極致。而其力量大小。常於此焉發見也。不稽其功。孰測其有禹之出也。地平天成。六府云事允治。萬世永賴。其敷命所承。與重華所協。幾幾乎莫可高下。則三聖相襲。似難作兩觀也。而捐之揣切夫子本語。一猶實有等差者。何也。曰此不可從事爲之末而究辨之也。乃若孔子必有爲言之也。湯之伐夏也。內省却顧。其於揖遜實有慚色。仲虺作誥。以開釋其意。顧於弔伐救民者。不數數然。而特詳言其不自私已。以素信於天下者。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凡湯之慚慚其伐夏而自君也。今其所立。既以躉身爲物。而爲夷夏之所信戴。

惟恐誅弔之不先。此豈私一己而富天下者。所能得此於民哉。舉茲以稱。而湯之自慚者解矣。此事理之相形而話言之知要者也。禹之傳啓也。德固無慊於堯舜。而迹則近於私已也。故萬章之問孟子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夫萬章既舉人言以問。則是語也由來已久。夫子亦必已耳聞矣。而不足正與之辨也。特究其非閒所起。而陰用其所不然者折之。若曰人之樂乎爲君者。爲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己私也。爲其天下皆爲我勞。而我無所用力也。今從其宮室衣服飲食而卑之而惡之而非之。則凡其自奉者。殆不豐於匹夫矣。至於敝冕鬼神。凡爲天下出度者。則致極而不敢薄。甚者胼胝手足。傷切膚理。不子其子。而極力疏濬。無遠不暨。則豈肯以天下私其不可傳之子哉。吾無閒然之語。重複而叮寧。蓋不析其疑。而默解其所從疑也。聖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淺觀。大抵如此也。且夫天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耳。入是則無非。蹈非則無是。苟從其對而明之。則不待斥言枚別。而意會了然矣。子貢未知衛輒之舉。見黜於夫子乎否也。則借夷齊以嘗之。夫子既許夷齊以仁。則輒蒯之不仁。在所不問也。子貢之於輒蒯設不問之問。夫子之於禹有不辨之辨。故聖賢不辭費也。

夫子論一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位在德元。力足以管攝天下。凡所施置。勢兼畏慕。則其動也隨。固易易然也。夫子終身匹士。無所資憑。而當時推尊。萬世主信。六君子之言動政教。反依其言以行之。此其間必有無器而民趨。不令而人孚者矣。陳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

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溫良恭儉讓殆從子禽所見言之耳而夫子能使所至之國不問何侯不問何事悉虛心有訪焉所謂如有政吾其與聞者盛德所薰非枚數一二者可究也日之麗天與春爲生與夏爲育秋之物以堅冬之栗以燠方其位當而勢順未覺大異也六君子者之事也明已入地轉晝爲夜百川井泉噓氣上蒸若將雨而出雲然雖枯田蔓草根荄毛甲悉傳滋液如麻粟如珠璣均被霑洽夫何自而然也至陽莫遏雖隔越九地無不透徹也此夫子之德之盛非阨窮在下之所能掩者也德至是矣則誠於此者自形於彼其豈有所用力也哉夫子嘗喻志於人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語者從常情以觀僅能相安於無事耳然以一身而對億萬以無作而應有待不施敬養而老者自爾安不立要約而朋友自爾信無所拊輯而血氣方剛者自爾歸慕概其規橅以準古治是爲何所肖似哉無告之民易以凌虐而能使天下俱不能虐窮困之士難以伸達而至公至明自不堙伏此其爲效豈人人而恩事事而察者之所能哉達則堯舜窮則夫子其致一也子貢嘗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我不上人所得自制也人或我加自非德力藹著使其人望焉而意已消渠肯但已故曰非爾所及也此聖賢之分也

夫子論二

期不喻而後命命不喻而後說說不喻而後辨此立德者淺深之別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比之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者絕相遠也彼其畫刑象示愧畏而民用不犯則固不免於期

矣。而命辨說三者泯於無見也。夫子嘗語子貢曰：予欲無言。蓋期至乎此也。學如子貢。聞若語而猶特以話言之常。意其無以關通彼己也。則隨獻所疑。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於夫子所指。不翅胡越遠矣。夫子蓋傷世人無復足以喻此者。則又從而申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子貢無所復叩。非不叩也。不知所叩也。四時於其當行而自行。百物於其應生而自生。舍天則無所稟令。而天豈臨事旋出此令歟。此夫子之所自期。而欲屈於無位者也。子貢之學。晚而益進。蓋亦因文章之舊聞。得性天於自悟。其見益非往比。故其稱述夫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卽古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之所爲也。使賜也而早悟此理。則無言之誨。吾知如一以貫之之唯。無所不說之愚矣。魯居天下。其比齊楚秦晉。亦已小矣。夫子一爲司寇。而出妻避境。飲羊儲價者。皆遁逃斂戢。至於墮郈毀費。三家雖肆不敢斥其逼己。則必有不怒而威於斧鉞者矣。讙鄆龜陰之田。向也坐受侵辱。至是一兵不陳。齊人章章奉版以復。非其德力所被。大於秦楚齊魏之勢。能爾矣乎。少須暇之。其於不令有孚。殆不難矣。天其未欲平治天下。故於堯舜但能祖襲之而已。無能有所究達也。臨河接浙。伐木削迹。至一身無所容。而識者不以參諸孚感之間。特曰此亦安人也而已。以堯爲父而有朱。以舜爲兄而有象。以周公繼述文武。而民不靖。不起於外。而起於王宮邦君室。則他人何誅焉。天之方春。凝冰之山。窮髮之境。無不萌。敷華實。至於木之無根者。石之無氣者。焦然其猶大冬。而人不曰天德不足以徧覆也。此有以畀彼。無以受。則一木之枯。一石之頑。豈足以格閎大生之德哉。

中庸論一

夫子之設教也以人。人未進是則不躐等以告。故論語一書。皆仁義禮樂之具。至爲道日損以上無詔焉。子思之著書也以道。道苟在是則據發所見。展竭無餘。蓋不問世之能與乎否也。而遂逆設以待。故論語所載率寓遠指於邇言之中。而中庸所書。並出卓見於難言之地。此非子思而敢戾於夫子也。其所指各有以也。夫子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夫子之心也。故賢如子貢。而性與天道。尙不得聞。親如伯魚。而過庭之訓。僅止詩禮。非有靳也。度其可受而授之。其所施有分量也。若夫子思之措意。則有異矣。自天命之性。率而脩之。以爲世教。自脩道之教。浸而復之至於無聲無臭。豈惟聞言能受者。世難其人。若親見聖人而得其所受。亦絕難其遇也。方夫子在也。擇人以告。而應機愚唯者。不過一二子。苟去聖日遠。又不得天下英才以教。而徒執反隅故法。則恐徵言由己而絕。故寧極書所得。以待知者。此子思所以異於夫子也。子思之傳。是爲孟子。孟子之門。猶有公孫丑萬章告子樂克之徒。相與難疑答問。然課其所詣。尙未得與七十子班。其況有望於參賜也哉。此七篇之書。又不容已也

中庸論二

由夫子之雅言。以達之其所不言。則爲子思者。亦難爲辭矣。於是酌其可言與其不容言者。而特出一意焉。體道妙以立本。而使人有所準向。資物象以證妙。而使人有所發寤。是爲從無可寄言者而必與之言。故機緘如是其委曲也。是理也。通中庸一書。莫不皆然。而取證於天地者尤多。且有序也。其曰至誠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特言其可耳。至不息而久。以極乎博厚高明。則直與天地配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言行在民。莫不敬信。覆載所及。莫不尊親。亦既大矣。然猶有待於作爲也。至於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人之敬信也。不以言動。人之畏勸也。不以賞怒。君子之至於斯也。篤恭無作。而天下自平。雖動容出辭。亦且泯於不有。稽其所宿。其在堯舜夫子。則無名也。無言也。而於上天之載。則無聲也。無臭也。不復有倫可擬也。天命之性。於此乎復。而修道之教。遂如魚兔之筌蹄矣。蓋子思談道。其序之可攷者如此。而能發難言之妙。於可以循求之域。則假物之助多也。趙岐之贊孟子曰。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自謂與人立辨。非其得已。而肯從設喻以矜己長也哉。惟其借世人之共知者。以據發其所未知。故辭不費而理已明也。此又孟子之學。源流出於子思者也。

中庸論三

凡中庸援琴瑟鬼神山石江河者。則專以取喻也。其本天地爲言者。一以證類。一以指實也。域中有四大。天也地也道也。正相配對也。總攝覆載者。固出於道。而模高厚以爲道者。則舍天地莫與明也。體是道而在上則爲帝爲王。而隱約在下。雖匹士亦聖人也。故凡語及天地。卽是聖人。非止以類證類而已也。高明

博厚者固天地也誠之形而著久而證者其於載物成物亦天地也今之論道止及天地者功用相當達者信之未達者思焉無有轉而之他者也惟其發凡未幾即援鳶魚飛躍以爲初入之證最其參四大而明道要者也諸儒至此皆紛紛無宿殆不究全書本指而剽剝一言一句以鑿出臆見焉耳中庸之書既以高明博厚者爲道而亦通之天地聖人矣凡其高厚固皆不可究窮而事物之在高厚間者必有證焉可稽以驗也用此證而語人其言雖小而理不可訾其究雖大而物莫能尚即至愚可以共知共行而聖人莫得究知究能者是然後見飛躍之可以察上下也鳶之飛豈能極天之高魚之躍豈足以究地之厚然寥廓之間飛者得以凌厲平地之下躍者以之自出則謂高且厚固不誣也此之不誣豈徒憑虛設說哉飛躍之在高厚求道者之於道要功及尺寸則證象已及尺寸切在尋丈則證象亦及尋丈進仁義則仁義見證禮樂則禮樂形舉茲以稱天雖蒼蒼而高茫茫而深其分際亦皆昭然在目矣此上下之理所得由此而察也前乎子思固有指天地以喻道者矣然其侈贊其大而不能借物以明其大則受斯言者其口唯然而心不釋然其於求道之心不免有所不足也今即魚鳶以驗高厚也則有準矣飛躍所及分際以明分際明而高厚顯天地之大雖未可遽窮而亦可以意想矣是故上下之際察於語小莫破之初而天地之道察於語大莫載之後此正匹夫匹婦之可知可行而達諸聖人之莫知莫能子思蓋以此該括初終而示人以至道之要也合中庸一書言之自誠明既一以後凡言天地者不歸諸聖人則歸之君子以斯道在焉故也至其書初言及天地則皆宿之於道而不傳之以人蓋其曰戒曰矯曰擇曰遵方飭

身以求道而未能擬道以參身故人自人天地自天地未能一也由此而言則矯戒擇遵云者正在飛躍之地也粗有績用可以稽證而未及乎知至至之者也故子思以若言者而著之於初也學者徒玩其辭而不究其序意謂聖賢之言我而可度則其造理也淺則相與求諸高遠而入之艱深至其甚也倣擬浮屠氏之相問答焉大抵設隱行廋務爲不可攻詰而子思之假物明理者益以背矣子思豈亦有憂於此哉其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因取伐柯近則以喻其解則夫人之相習爲深相欺爲高者其在當時容已有之後世何訾焉

中庸論四

孟子歷序善信美大以及聖神卽夫子學立知從之義疏階等也學而至於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喜怒哀樂之有中視聽言動之皆禮進乎大而幾於化矣莊周窺見其等而傳事以言則曰回也進仁義矣進禮樂矣少焉又曰忘仁義矣忘禮樂矣此數語也殆如用孔門尺度而準其所造毫釐不差也仁義禮樂固未足盡道苟不於仁義禮樂焉而求其日益日損則亦無以爲鳶魚飛躍之候矣飛躍之證見而上下之察明則樂正子之學由乎二下乎四不待經孟子而其等亦已可明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不去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與朋來而悅人不知而不慍者同其所有也諸如此類皆學力之等序道之證也夫子之於學者雖不明言其等而於答問所及尙可攷也舍其細而言

其大則一以貫之。不惟參賜之外。莫得預聞。而是語之發。亦非參賜之敢有請也。參之承言而唯。固進其等矣。賜方以多學而識爲疑。則夫夫子之期賜者高。而賜之等尙下也。故夫子顧由而歎曰。知德者鮮矣。子之歎。蓋歎賜也。賜而見歎。則天下之不如賜者多矣。子思孟軻。安得如許英才而次第之。則中庸之作。俟聖人於百世之後。七篇之作。寄聞見於五百年之遠。若之何而可已哉。

莊子論

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爲至。以有爲初。其內篇之首。寓意於逍遙游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示化有入無宗本。而人多不察也。夫游而至於逍遙。則意欲鄉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爲拘閡矣。其曰游。豈眞游哉。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念慮所及。莫非游也。其游也。與聖人過化之過同也。其不游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迹踐履間哉。夫游而得至於此。則既從心不踰矩。而猖狂蹈大方矣。借欲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以喻游。而絕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是故鳩之決起。鶉之騰躍。鯤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精粗。絕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諧怪以騁辨博而已也。二虫笑鵬。是未及乎培風者也。不風之藉。而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上。槍枋榆。翔蓬蒿。稍起輒墮。無與爲力焉故也。鵬搏扶搖一上至九萬里。由北海望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物能爲隔礙。則假物之效。殆極於是。是猶躐善信而致美大。超乎其爲大人亦既洪矣。然有不能逍遙者。勢資之翼。翼資之風。其大也以物。曾不若列子謝棄行迹。御風泠然。更爲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上

愈況．以至列子．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有泠然者以供其御．而非能自往自復也．反覆致意．既已詳盡．然後直抉其奧而爲之言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待無待．譬曉有無淺深．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爲逍遙．則其化有復無之指．豈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其寓言所向．雖精密荒唐．意緒不一．而要其歸宿．瓦礫塵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詆訾堯舜孔子．則相與引繩排根．一切斥爲異端．此爲世立教者所當然也．然而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尙見稱於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清淨無欲．而其所非棄者．又皆推見禮法敗壞之自．而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別有深意．雖甚放其言．亦隱遯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語道之極．深見蘊奧．或時假設古人事爲．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世間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觀．而有序可循．何可少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慨廢乎．至於放言已極．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變五木．使遇堯舜君出爲陳之．其眞蕩放無檢．如槌提絕滅所云也哉．

漢丞相封侯

漢書公孫弘傳．丞相封侯自弘始．史記亦記弘以相得封．而不言始弘也．案申屠嘉傳．孝文十六年．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始安侯．史漢語皆同．漢關內侯．得爲爵．不得爲侯．故無食邑．嘉之食始安也．以嘗從高

祖故孝文特加之恩非常制也嘉雖以恩特得食邑故是關內侯耳及其拜相迺即其始安故邑眞封列侯是嘉正因拜相侯也以百官表考之漢自置相以來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皆以故侯相至繼蒼而申即嘉也是前乎嘉者無以未侯而相者也嘉之後爲周亞夫衞綰竇嬰田蚡又皆故列侯也至陶青劉舍許昌薛澤四人雖無傳可攷百官表明著澤以平棘侯相則是因相得侯正自嘉始也固於功臣侯表亦明言嘉從高祖食邑五百戶因丞相侯而其傳弘輒遂忘之則司馬遷不言始弘者其當時親見之詳也

考古編卷之七

唐初對御草制

明皇雜錄。上相蘇頲。命當直中書舍人蕭嵩草制。嫌其不工。因詭謂曰。國之璵寶。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密。恚曰。蕭嵩虛有其表耳。又嘗欲相張齊丘。夜問直宿爲誰。知其爲中書侍郎韋抗。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人而忘其名。今爲侯伯。抗曰。豈張齊丘耶。即命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意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未歸北門。所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上。則又在院中。豈唐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

婦人拜

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並與廟

朝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

唐試通晝夜

唐人嘗有題詩試閨者曰。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讀此知其爲夜試矣。而未知自夜以始耶。抑通晝夜也。白樂天集。長慶元年。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精。用書策則文字不錯。然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給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與禮部所試不同。縱有瑕病。或可矜量。其曰通宵。則知自晝達夜。前詩言盡三燭。而此止得兩燭。皆可略存唐制也。

御藥院掌禮文

御藥院本以按驗祕方。合和御藥爲職。今兼受行典禮。及貢舉事。雖會要亦不言所自。按東京記。大慶殿北崇政殿御藥院。殿東北橫門外有御書院。掌供御筆硯紙墨等物。殿西爲邇英延義二閣。閣講讀之所也。殿西北卽後苑。苑有太清樓龍圖閣。所傳書籍。自此言之。自崇政殿後。多藏書講藝之地。或緣御書院與御藥院相比。併命當御內侍掌之耶。

古書傳訛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爲是。今觀鹽鐵

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鹽鐵論爲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立武后

高宗欲易置中宮顧命大臣合力竭諫皆不之聽竟廢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於世閒公議若略無畏憚者矣然其立詔曰武氏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範六宮母儀萬姓可立爲皇后夫其委曲自說如此是猶有恧心焉韓褚諸人既犯必死以諫若能用此微諷如王珪之於廬江王妃或有萬一耶惜其能死而不知出此固知期期不奉詔者不能成事也彼留侯之定國本也未嘗正與高帝辨當否也獨念四老人者帝不能致而爲太子致之則帝知天下之大老既已歸心而太子有不必易也故帝意所以自回無待致諫也然則天下事豈不以謀哉其後武后得志變唐爲周勢焰又非初立時比駱賓王馳檄天下明指聚麀之醜而后曾不能設一語以自解說反歎宰相失人乃知事犯公義不獨心不可欺口亦不能自文也

古詩分韻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韻獨景宗不預固啓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已初讀此了未曉賦韻韻盡爲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

其序宣獻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折措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曰古未之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鉤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異耳。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肅答謝。正次用絲時兩韻。則亦以唱和爲次矣。

君子貴乎道者三

古人立信。蓋有設事植德而不能孚者。其於暴慢鄙倍。亦有以力驅勢禁而不能却者。夫君子安能以容色辭氣之間。能人之所不能也。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蓋有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先戰言克。先祭期福。豈取辦於臨事之後哉。此所以貴乎有道也。苟有道矣。立之斯立。動之斯和。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不如志也。

後漢傅會讖語

光武以應讖起。信之既篤。凡出政定制。拜易宰相。亦皆奉以從事。故終漢之世。人人宗尚。遂以成俗。凡事有不與之應者。亦皆牽合文致之。蔡邕獨斷引河圖曰。九世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自高帝以至光武。於世次迺在十二。上不應九。下不在十一。於是漢人曲爲之說曰。兄弟不相爲後。成哀平雖三世相繼爲

帝。然從長沙定王而昭穆之。光武視元帝爲父行。而成兄也。哀姪也。平孫也。皆不得以上光武。光武世次當繼元不繼成也。於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皇爲八世。而光武世實在九。此其傅會。非不巧也。然成哀平實嘗爲帝。乃云兄弟不應相後。故識文黜成哀平而躋光武。以曲就世次。當九之文。既昭昭無理矣。更以其說自攻。其說則文之繼惠正兄弟也。若弟帝而兄不得數。如光武之於成帝。然則惠先乎文。正當黜矣。惠而當黜。則自高至光。才八世耳。今欲其減之至八。則斥成哀平使在世數之外。欲其增之至九。則惠文雖以弟繼兄。亦概數之以當世數。豈不可笑哉。

發運司

祖宗朝。歲漕東南米六百萬石。支京師一歲之用。故自眞至泗。置倉七所。轉相灌注。由江達淮。由淮達汴。而於眞州置發運司以總之。眞雖川廣荆襄江淮閩浙水陸之衝。然初時置使之意。不專爲漕事。蓋有灌水旱制低昂之策。存乎其間。若不使之該總諸路。則有無不肯相通。運動不行。故既分道。各有漕臣。而又總置發運之司。是其置官本意也。於是京師歲計。止用六百萬石。而發運司所儲。常有一千二百石。別有糴米。可以糴一千二百萬石。又在此七倉儲米之外。每歲之春。撥發見米上供。至九月間。不待秋苗起催。而其年歲計六百萬石。已達中都矣。此六百萬石已足給用。而見粟猶有六百萬。是嗣歲上供。更有指準。設有水旱災傷。蠲租折額。亦未至乏供。則又以糴米之千二百萬者。轉於他郡。糴賤而饒。積既有餘。遂可斟量諸郡豐凶。而制其取予。如其年兩浙歉。江東西豐。即糴諸江東西以充浙額。却以江東西賤價而責

輸於浙。浙既比本土得輸賤價。而江東西粒米狼戾。又可貿易成錢。不至甚賤傷農。所謂兩利而交贍。法之美者也。至蔡京用事。罷置直達綱。江船徑達於淮。而上泝於汴。轉般倉由此遂廢。因此向來糴米之可支兩歲者。任資妄用。其後又取直達船供花石綱之用。餘者方以運糧。自此不獨規模盡廢。而儲蓄掃地矣。乾道戊子。六部會食。版曹陳巖叟侍郎言之。陳晉公恕之後也。宜知本末。

緡錢省陌

憲宗時。淮蔡用兵。經費絀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元和十二年。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穆宗卽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兵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經用。每緡墊八十。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後至五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取緡錢之以八十爲陌者。每陌又減三錢。卽今之官省錢所由始也。

張平叔請官糴鹽

平叔嘗議官自糴鹽。韓退之駁之。東坡曰。平叔者。不知何人。但必是小人也。按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法弊。請立糴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詩窮乃工

白樂天題李杜詩卷。歷敍二公流落。而詩名動四夷者。末乃曰。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此歐公所謂非

詩窮人窮而後工者也.

子沈子列子

公羊稱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避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此說有理.或曰.非也.列禦寇弟子稱其師曰子列子.釋者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其門人亦得交相命之.其曰子列子.猶言汝之列子.蓋宗而親之之辭也.其味尤長.

昭武廟立像

春明退朝錄.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城內.山上有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貌.或曰.二帝塑像不在.但存侍者故也.予按唐會要.大寶元年.田同秀言元元皇帝降.遂置廟於太寧坊.及東都積善坊.命工揀石爲元元皇帝聖容.又采石爲元宗聖容.侍立於元元之右.衣以王者袞冕之服.又於像東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之狀.由此言之.宋次道謂爲昭武廟者.必非元元皇帝廟.而立侍二人者.未必非李林甫陳希烈也.當時郡國皆有元元廟.張巡起兵睢陽.率衆哭於元元皇帝廟是也.當是東都之像.斲石爲之.而他處搏土以塑乎.又王仁裕入洛記.華清宮溫泉有七聖堂.當堂塑元元皇帝.以太宗高中睿玄肅及寶太后兩面行列侍立.具冠劍袞冕.洒掃甚嚴.仁裕以蜀俘歸後唐.華清更涉兵亂.不知其幾.而所見尙如此.則昭武廟所塑立侍者.未必非高祖太宗像也.唐以老聃爲祖.則雖立侍而傳冠服.不以爲嫌.

武宗用道士趙歸眞言斥佛教

唐史臣贊武宗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不惑者特志有好惡耳按唐會要武宗志好神仙以道士趙歸眞爲道門兩街教授博士歸眞承閒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乃澄汰天下僧尼宣宗卽位遂發歸眞罪竄之海外據此而言則武宗力排釋氏正是主用道士偏語不止志偶好惡而已也

史記稱武帝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由最暴酷遷不應稱武帝殆褚先生輩語也

皇甫湜未必肯師退之

退之抗顏爲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不叛去否湜之諭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道衝飄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翺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豈嘗肯就弟子之列

漢特祭滕公

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墊用一壺酒四脛骨滕公嘗脫孝惠魯元於難而斥少帝立文帝其功爲要故特祭之不知祭於外墊其制度何由

後九月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秦以十月爲首。不置閏。嘗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

六奇祕計

平城之圍。史家但言用陳平祕計。以得免難。應劭曰。平畫美女。紿其閼氏。言將獻之。以奪其寵。閼氏懼而與之關說。師古曰。應氏之語。出桓譚新論。譚意其當然耳。非傳記所說也。按匈奴傳。帝使使厚遺閼氏。閼氏因言漢主有神。迺得開圍一角。則雖未必約獻美女。而解圍之藉閼氏。已不容諱。其祕而不傳。蓋恥之也。六奇之策。如行金閒楚。爲遊縛信。大抵不憚行詐。往往猥而可恥。至於賂遺閼氏。又特不武。故尤欲掩祕也。然天下後世。終可欺歟。當時持賂傳言。不能以一陳平獨任其事。必有往來其間。豈特四知而已。則安可盡掩也。

後山用僧句意

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陳後山詩話鄙其語不文。曰。是分界堠子耳。及後山在錢塘。仍有句曰。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此如李光弼用郭子儀旗幟士卒。而號令所及。精彩皆變者也。

考古編卷之八

華清宮生荔枝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通荔枝來。說者非之。謂明皇帝以十月幸華清宮。涉春輒回。是荔枝熟時。未嘗在驪山。然咸通中有袁郊者。作甘澤謠。載許雲封所得荔枝香笛曲曰。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誕辰。駕幸驪山。命小部音聲奏樂長生殿進新曲。未有名。會南海獻荔枝。因名荔枝香。開元遺事。帝與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游宴。而白樂天長恨歌。亦言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則知杜牧之詩。乃當時傳信語也。世人但見唐史所載。遽以傳聞而疑傳信。最不可也。

子司

禮部之於太常。戶部之於司農諸曹。如此等類。今世通謂子司。蓋唐人已有其語。而制則異也。六部分二十四司。司有郎。均之爲郎。而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也。若吏部則封勳已下。皆以子司目之。非如今人指所隸寺監之謂也。故唐志所書。六部頭司郎官。則曰爲尚書侍郎之貳。其不結本曹入銜者。則否。是頭司子司之別也。

中書舍人封還詔書

給事中繳敕。卽塗歸故事也。或問予中書舍人封敕何始。徧攷無之。予按舊唐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順。遂無一言諫諍。若惟書敕行文書。何須擇人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奏。又六典中書舍人所職曰。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改正之。六典李林甫之所領修也。以林甫之專君。而於改敕之文。不敢變沒者。以有太宗詔語也。凡此皆舍人得封敕本祖卽塗歸之制。唐雖有之。中葉已廢。故李藩塗敕而吏驚乞改。蓋久不振舉故也。歐陽文忠志胡宿墓曰。皇祐初。胡宿知制誥。封還內侍楊懷敏除副都副制。仁宗問前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人草制。自爾舍人封還詞頭者相繼。然則唐制雖許封還。而其季末。遂無振職者。故仁宗發問也。

年四十而見惡焉

自童年進修。積至四十。在孔子以身立教。則爲不惑。在世人通範。則爲強仕。蓋學而至此。自當強立不反矣。於斯時也。而過惡方且見著不掩。則其人所立。止此不進矣。若猶有善行可以蓋藏其惡。未至發見。則獨有望也。

凌煙功臣

呂溫贊凌煙功臣。其序曰。至若張亮侯君集之跋扈。敢沒其名。思彰天刑。蓋君集旣圖象。後方以逆誅。當其臨決。太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象而已。豈當時爲帝有見象之言。遂不敢毀撤耶。故呂溫得以議

行黜削也。盧元卿法書記王廙等帖。正觀十三年褚遂良以下。列名於後。其中一行有吏部尚書公五字。無姓名。元卿注以下云侯右集初同書。犯法後揩名。則當時亦緣太宗意。雖揩名。尚不去其位者也。

名宮闕避忌

唐東都有殿名貞觀。貞字本犯嫌諱。今改用正。在含殿北。煬帝所造。唐因之不改。世人擬定宮室年號名稱。苟衰季已嘗有之。則雖已建已行。猶亟改避。貞觀紀年。其治效亞次三代。豈亡隋殿名所得而汙。以此知禍福無不自己求。豈在區區小數間也。

外國地理書難信

五天竺。皆釋氏地。西天竺與波斯接。五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中州地理併數之。尚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傳。謂爲幅員三萬里。則已夸矣。僧玄奘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按波斯在五天竺西。波斯世通中國。其泛海而東。蓋環越五竺之境矣。且使不盡越九萬里者。而以其半爲數。則波斯之人。豈有能至中國者哉。又言奘以貞觀三年往。至十九年回。其間以年計日。當得五千餘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爲居止。詢訪之日。則其往行者。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遍九萬里。而經涉他國地理。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玄奘、釋子也。既欲張大釋教。則所夸國土。略如釋語之誕。無疑也。內申十一月晦。讀玄奘記書之。以見外域地理難考者。類如此。

王書樂毅論

歷代以樂毅論爲大令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啓梁武。乃曰心疑近摹而不敢輕言。今時果謂爲梁世模本也。梁晉相去絕近。既皆不以爲眞。則誠僞矣。貞觀十三年。褚遂良敍禁中大令書五卷。遂以樂論爲第一。黃庭經次之。其別敍又援太宗敕語爲證。曰。此論誠眞蹟也。此恐誤也。梁經侯景之亂。所藏王書。悉燼於火。何以此論獨得不毀。豈其搨迹猶好。而帝獨過賞以比其眞耶。太平公主後從禁中取而有之。以織袋襲置奩中。及其敗。入咸陽老嫗手。吏迹捕急。嫗欲滅迹。急投爨竈。香聞數里。此徐浩建中四年所記也。若武平一所記。則又不然。曰。太平敗。其黨薛宗脩懼罪。乃以賂岐王。遂歸岐邸。不焚棄也。二說如此。未知孰是。然開元五年裒大王眞蹟爲百五十八卷。以黃庭經爲正書第一。無蘭亭樂毅。則開元時眞本不存明矣。今世傳本必是模搨。又未必正是當時傳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貞觀中嘗敕馮承素等搨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人間遂有六本。其內本之經褚河南敍錄者。凡接縫及卷首卷尾皆印貞觀二字以識。今傳本又皆無之。知是搨之又搨。不疑也。

蘭亭

蘭亭眞本傳徽之。徽之傳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辯才。辯才本貞觀中歸禁中。後入昭陵。褚遂良受敕敍次王書。在十三年。蘭亭著錄在行書第一。武平一謂貞觀搨本。是敕溫韜等搨賜房元齡已下八人。何延之謂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正等四人。各搨數本。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則蘭亭之傳世者。亦又轉模搨

本者也。未知今世石本。其模諸溫韜所出者耶。抑當時轉搨本也。故今世傳本。亦自相異同。正以此耳。

黃庭經

晉書謂換鵝者。道德經也。世或用爲黃庭。人輒笑之。按褚遂良武平一記。當時親見。皆是黃庭。遂良仍列正書五卷之二。且曰。六十行與山陰道士者。以此驗之。知爲黃庭不疑。大令書。其最爲後世貴重者三。蘭亭樂毅論與黃庭也。蘭亭既入昭陵。樂毅論。開元間已亡。惟黃庭非太宗所甚注意。故更太平不取。得在御府。至潼關失守。眞蹟爲張通儒持向幽州。不知何在。

王僧虔論書

南史王僧虔傳。齊高帝與僧虔賭書。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張懷瓘書斷所載小不同。而差有理。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羅池碑

退之羅池廟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若以常體論之。當曰秋與鶴飛。故超上一字。以取勁健。蓋騷體也。東皇太乙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瑣鏘鳴兮琳琅。老杜曰。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皆其比也。集古錄得碑本。其文云然。而歐公疑誤。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

因附之世家。夫此十八者。卽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

廟在郡國亦名原廟

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益爲原廟。渭水北。衣冠月出遊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原者。如原蠶之原。既有太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爲義也。張舜民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予按史記高帝紀。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

李藩塗詔

元和五年。王鍔以錢千萬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藩權德輿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以爲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奏上。德輿失色曰。縱不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且旦暮何暇別作奏。德輿尋亦上疏陳事。遂得止。崔氏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卽擬來。自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疎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予以唐制考之。藩之塗詔。蓋用塗歸故事。特其所用之地。比本制差大耳。按開元初敕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勳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有駁正者。宜便卽

落下。以墨塗訖。仍於甲上具述事由。幷牒中書省。唐志。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給事中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考功以二十四最考內外吏。凡制敕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予總此三者觀之。唐制不獨許其塗詔。仍且進考以賞之。顧立法許塗官階勳封擬狀及他詔敕有所處分者耳。而藩所塗歸。乃論相密旨。故權德輿失色。謂應別奏。不應徑塗也。本傳又載藩先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吏驚請聯他紙。亦是墨塗敕狀。久無舉行者。而藩驟爲之。故吏以爲驚也。當憲宗之欲用王鬲也。其時容諫之意未替。藩故爲激切以回帝意。且恐既降密旨。或時不待擬狀徑命學士草麻。則誠無及。故曰日暮不暇別奏也。崔氏以常時待進擬者。疑其得於擬。更以狀敷陳。不知藩意也。

法從

今世通稱侍從爲法從。豈以其從法駕故耶。按漢制大駕八十一乘。卽公卿奉引。至法駕三十六乘。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公卿不在其內。則謂侍從爲法從。似未當。

魏徵寢

封氏見聞錄。魏徵正寢。輟太宗小殿爲之。開元中。焚於火。子孫哭三日。朝士皆弔。然白樂天請出內帑錢贖還此第。乃云。此寢太宗輟殿材所建。不可不自朝廷與贖。卽似是正觀初所賜。尙在封氏顧云開元時已燼於火。兩說必有一誤。未知孰是。

冠者五六人

論語曾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姑以意言之非決定語也啓顏錄載北齊石勒筯取二語者雜紐其數以傳會七十二子用爲優戲初時見之正付一笑耳及觀漢舊儀載漢雩祀舞人七十有二其說正以五六冠者爲三十人六七童子爲四十二人則石優戲語漢儒固已用爲實事此其傳誤與小姑嫁彭郎亦何異也丁亥十月十九夜閱漢舊儀書

天地有限

人言天地之大無所終窮然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戶以南納日影天竺在中國之西則又必開東戶以受西景（舊唐書天竺傳）則日之所昱中於中土而已可知古人土圭光景尺寸而占地里近遠則雖在正三侯服之內亦有差別矣

行不由徑

古井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略如棊枰皆方直不頗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之所趨向必有截然不出禮度之外者如非公事不見邑宰亦其類也子游舉此以答聖人得士之問正亦舉末明本豈可指此謂爲末節而不足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謹審之極進步無失也

考古編卷之九

周太祖葬劍甲衮冕

歐陽公五代史論郭周太祖遺命葬劍甲各一於河中大名。葬衮冕各一於河東澶州。以爲不知其指。予讀世宗實錄。具載太祖遺語。蓋嘗曰。按行爽塏。深坎於下。各封土爲陵。量立城闕。既曰各矣。則不止一處。意在設疑以罔盜耳。盜見其封土立闕。則必穿發。若一處無得。則他處不更覬望。此太祖意。而史或不察也。以是知史文蓋不厭於詳也。然周祖此智。竟可疑人乎。漢諸陵皆發。惟霸陵生以德。葬以儉。初獨得免。久亦不能全也。張釋之所謂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者。確論也。霸陵之不免也。盜意其富有天下。必有可欲焉也。史載溫韜概發唐陵。獨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此不可曉。然嘗記唐人有一書備載載乾陵之役。每鑿地得土一車。卽載致千里外。換受沙礫以回。實之方中。故方中不復本土。而皆積沙窒之。此防盜者之巧思也。土受潤則相著。穴之爲數尺。隧道可徑人矣。沙礫散燥。不相黏著。非盡徙而他之。雖欲取徑闕隧。無由而可。凡盜之至於發陵者。類皆乘亂承閒。暫至亟去。無能持久。徐運以虛其積者也。故雖有劇盜穿穴。不竟必皆舍去。人見其不竟也。遂從而神之。以爲有風雨驅迫。其實不然也。然設此巧者誰乎。錮銅漆絮。費而不工矣。

僧尼拜天子

唐制道士女官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不拜非禮也

忽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至心部忽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忽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閒失聖賢本旨必多而不可究詰也

舞馬起於景龍間

世傳舞馬銜盃上壽起於開元非也中宗時已有之景龍文館記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銜盃臥而復起吐蕃大驚卽不起開元時矣

六典

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年陸堅爲起居舍人奉詔修六典張燕公以委徐堅後繼張始與李右相開元二十六年奏草上遂發詔下有司百僚表賀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據述此言卽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日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卽是陽城嘗援六典爲奏得罷貢矮奴豈是六典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元祐諸公議更元豐故事則痛詆六典以爲未嘗頒用

殆有激而云耳.

伏生口訛

史記堯本紀載書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尚書云.惟刑之謐哉.司馬貞索隱云.案古文作恤哉.今文是伏生口誦.恤謐相近.遂作謐也.

北景

劉昫按當作昫.下同.舊唐志.景州北景縣名.屬日南郡.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昫云.北景後漢書皆爲比景.說者曰.日中人影與日相比.此說迂.從其日景之自北射南.因以北景名之.最爲明徑也.且其郡自名日南.則景爲北景.固相應矣.

左藏火禁

唐左藏令.凡藏院之內.禁人燃火.則今左藏火禁.唐有之矣.

食其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衞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索隱項羽紀

戚夫人生里

水經沔水部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蠲復其鄉.更名洋川縣.表夫人載誕之祥也.按史記呂后

紀。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蘇林曰。淸河國有妃里。題門作姬。謂題其門爲戚姬門也。據此。卽戚姬必定陶人。其里門猶有題表。則非生於洋川明矣。或者姬家因亂。自定陶轉徙洋川。而高祖以王漢中時得之。則有理。若謂生洋川而改縣名以表其異。則洋川自是水名。無表異之義。漢外戚傳曰。高祖爲漢王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又高五王傳。如意以高帝卽位之九年。立爲趙王。張良傳。漢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愈欲以如意易太子。蓋高帝之起爲沛公者三年。爲漢王者四年。至卽帝位後。在位十三年。欲立如意爲太子。通爲漢王時止十六年。帝不以如意爲少。恐是爲沛公之二年攻定陶時得之耶。則如意十七八矣。

黎明

史記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黎犁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卽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郝靈荃

開元間。得默啜首者。唐史爲郝靈荃。白樂天新豐折臂翁詩注云。郝雲岑。雲岑者。豈其字或藩官耶。

臺諫納副本

祖宗時。臺諫論劾宰執。未得命。章疏不出。無納副本例。趙抃論陳執中至數十章。執中不見也。元祐間。孫覺劉摯蘇轍王巖叟。累章論蔡確韓縝。確旣出。別次待罪。而縝安位如故。覺乞以前後章疏示之。至六年

九月中丞鄭雍正言虞策皆論右僕射劉摯摯已待罪。暨宣押對後自辨之。奏曰。面承聖諭。乃知臺諫言王鞏事外。又言臣牢籠章惇邢恕。此即因宣諭乃知所言之事。原無副本也。元符三年正言陳瓘論左丞蔡卞言願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爲去就。後凡六章。徽宗諭近臣曰。臺諫攻卞已十餘章。當令卞知自爲去就。衆方白遣吳伯舉諭之。遂降瓘及龔夬章付三省。是皆無納副本事。不知示副起自何時。

中書舍人七員

故事。外制不過六員。熙寧九年。闕一員。神宗不欲獨試李大臨。命蘇頌同試。頌遂得溢數。乃特恩也。

虬鬚傳

李靖在隋。嘗言高祖終不爲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蓋諱之也。虬鬚傳言靖得虬鬚客資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詩言虬鬚似太宗。小說亦辨人言太宗虬鬚。鬚可以挂角弓。是虬鬚乃太宗矣。而謂虬鬚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爲戲語也。

進馬匹二十千

今退馬每匹入緡錢二十當價。按文潞公熙寧五年。諸監牧計馬價。匹爲緡錢十五。即今一馬二十千。又是後來價踴時所定矣。一馬之值。僅十有五緡。而前輩負進爲臺符之所督取者甚多。不知何以富韓公薨背文潞公更爲其家所奏乞不追所負馬價錢。

書後謹空

補沈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字如從尊暨卑但於空紙批所欲言曰及某人如今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諸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既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人訓釋其義予以爲武帝病言歷者之於星度膠執而泥苟用其說輒皆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之謂得活法而在王通則爲圓機也史記黃帝推筴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之意此其說有理而可據者也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歷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歷具矣

土風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周之禮樂在焉夫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天生

德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精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怪哉

裏行

唐太宗愛張昌齡翠微頌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亦馬周御史裏行之義也是時周爲裏行久矣通鑑一百八十一九

進止

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德宗貞元末昭儀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者是也按此既得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栖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出金吾伏侍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栖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概謂有旨爲有進止如玉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不怨

管仲奪伯氏駢邑能使伯氏無怨諸葛亮貶斥李平廖立亮死二人飲泣世以此高管葛能服人固矣然而吾有見焉傅咸有言曰受堯之誅不能不稱堯之直臣無枉則伯氏李廖引義自分亦賢矣盧懷謹知其才不及姚崇事事聽和無所可否人譏之爲伴食司馬光曰古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於懷謹有取

也。鄭棨作相。有天下事可知之語。古今所共鄙笑。然亦與楊賜陳耽。每拜公卿。輒以先於陳寔爲媿。意亦何異。顧棨無以自立耳。夫其心卽耽賜之心也。世之無能而妬嫌者。不惟不肯自降。又從而文之以訾短他人者。皆是也。劉蕡對策。以直言不入等。其時得第者。凡二十二人。獨李郃能曰。劉蕡不第。我輩厚顏。乞回所授。以旌蕡直。孟子謂齊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郃之謂矣。

考古編卷之十

祿薄不可養廉

漢宣帝詔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劉崇僭位。以其土地所入少。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其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

當時人言時事有不同者

唐志。太宗設官七百三十一員。曰。吾以此待天下士亦足矣。曹確傳。乃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假之以官。與賢者同坐食也。則其設員多少不同也。賈捐之言。元狩六年。貫朽不可較。此時帝在位已二十六年。築朔方。定兩粵。通巴蜀。戶口減半。無財給用。既已算及商車。安得貫朽事也。陸贄言天下府兵八百。府居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唐志。正觀間。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十一耳。論古事者。若以爲其言親見。必勝傳聞。豈不反爲所誤哉。

荀卿稱子弓乃仲弓

楊倞曰。荀卿言及子弓。常與仲尼相配。漢儒林傳有馯臂子弓。江東人。受易者。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所稱。非馯臂也。子弓。仲弓也。曰子。著其爲師也。馯音寒。楊倞注荀子。元和時人。

賢書獻祖廟

今禮部進士奏名已取其試文自上而下十人者錄奏焚獻攢官相傳承平時故事不知起何時案歸田錄焚御試卷十人以上於眞宗影殿豈卽其始耶然古亦有本周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登於天府天府者祖廟之守藏在焉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皆於此乎受而藏之治中者鄭司農以爲治職簿書之要也夫簿書之要尙卽廟藏之則賢書從藏固其宜也漢文帝之策賢良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然則尙矣書曰用命賞于祖甘誓之詩曰大封于廟也蘇秦說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庭夫封拜賞皆卽廟以行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則賢書藏眞其間特用賢中一事耳

秦以前已曾刻石

始皇二十六年刻石琅琊臺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猶刻金石以自爲紀今皇帝一海內以爲都縣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夫秦旣引古帝紀刻金石者以爲其時刻石本祖則秦以前不專銘功鐘鼎其必已有入石者矣第金可久石易磨泐古字之在後世有得諸鐘鼎而無得之石刻者其堅脆不同理固然也

歐陽易亡

歐陽公謂記禮者引易語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之疑易亦不全或曰此繫辭也古嘗有之爲後

人所削。如元者善之長。前乎孔子之文言矣。此說於理可通。而無據也。太史公傳引此語。裴駰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豈史遷時已有易緯耶。抑爲緯者。反傳古語。以信其書耶。

平陽公主

衞青傳。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可者。左右皆言大將軍。遂詔尙平陽公主。然則青尙主時。主夫曹壽。故無恙也。武帝所爲。大率如此。

對揚

唐人以得見進對爲對揚。如太宗時。羣臣言事者。上多引古今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曰。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是也。其意蓋取書對揚天子休命爲語。其實非也。傅說之謂對揚者。受天子美言而答揚之於外。成王謂君陳。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夏侯勝出道帝語。而曰堯言布於天下。若是者。可以爲對揚。今劉洎所云者。對耳。非揚也。然其誤已久。後周王軌與賀若弼約。共白太子不克負荷若弼違約。軌責弼曰。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是其誤之起。已自後周矣。

以征伐利歸臣下利不歸人主說和

嚴安上書武帝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唐武德五年。突厥大入。高祖遣鄭元璹往諭之。璹說頡利曰。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復修和親。坐受金帛。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引

兵還。蓋言中其實。利害切於其身。故能以言語回驁悍也。富韓公處曆和議。世傳授此意爲說。虜遂就和。然韓公前後語錄。皆不載此語。不知說者本何書。予嘗辨之。

便道之官

漢蕭望之自御史大夫爲太子太傅。望之所任新舊官。俱在朝著而曰便道之官。何也。按漢官舊儀載御史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云云。據此。卽是入見延登。而後之官者。是其常也。今望之自大夫爲太子太傅。許不入謝。徑往受任。故曰便道也。便道云者。猶曰卽行。不待入見也。

春夏行刑

古者春夏不行刑。曰惡與天之生長相拂也。然或罪狀已白。停刑以待秋冬。於事情殊不便。然世人習見日久。王莽地皇元年以出軍。故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則以驟見而駭。非莽罪也。今且勿問其事。出於何人。軍師所向呼吸成敗。若兵興逗遛。得待秋冬而誅乎。以此知天下事駭衆者。難以強也。

貴粟

漢文景勸農之詔曰。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時平歲豐。未知此語深切事情也。唐兵圍王世充洛陽城中。絹一匹。值粟三升。服餙珍玩。賤如土芥。讀史至此。始知文景生爲帝子。而自知民生要務。眞聖賢也。唐史載正觀四年。斗米三四錢。故行千里者不齎糧。明皇天寶三載。海內斗米率爲錢十三。青齊間斗

米三錢。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勞行人。此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而民無有不仁者也。漢武隋煬。輕農重邊。竭國力招致胡虜。圖爲美觀。而遍設酒肉。以示奢足。時已爲夷狄所笑。安得以正觀開元。眞富盛者示之乎。

宮俸有儉錢

今外官給驛券。其色目有儉人。有衙官。本唐制也。唐制在官者。給防閣伏身白直親事守當等人。以供役使。已乃敕身當是役者。出錢代役。數各有差。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閣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則始以所入防閣白直等顧錢。正供百官俸入也。今其事日遠。而給券者猶載其初色目多少之則。

殺一不辜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然牧野之戰。血流漂鹵。豈盡有罪者乎。荀子曰。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非反攻也。遁而相戕也。至於知悔來歸。則在所不殺。故曰不迓克奔也。

馮商續史記

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通侯

漢高紀通侯諸將注言功德通於王室非也本文爲徹侯徹之爲言概五等侯爵不分高下皆得爲眞侯也其後避武帝諱始改徹爲通則安得通於王室之義漢又有關內侯在二十等爵名之內爲其不給食邑遂不在侯數則知得入五等侯籍始通稱爲侯也其後改爲列侯卽是以其列於五等言之

立講

舊講筵雖當講者亦坐仁宗富於春秋乃立侍便於指示遂爲故事呂氏家塾廣記

唐李賢注令鮮水誤

段紀明傳追東羌至令鮮水上李賢注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此說非也在張掖者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陿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東羌乃在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

史記語爲漢書所更

史記劉敬傳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漢曰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史陸賈傳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恩公爲也漢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水經不純桑欽書

河水右濱東北逕長樂郡武疆縣故城東酈曰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按杜佑以欽所紀有後漢和帝時地名疑其人出和帝以後今此既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間事也議者以爲後人誤以

酈注加之本文。然此所訂正信都改爲長樂。乃酈所注。則不得謂爲以酈注而入之經。

菑縣

史稱漢武帝菑縣。至章帝。惡其聲與災近。改爲考城。今按靳歙傳。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則高帝時已爲菑縣矣。豈班固追書乎。

秦繆公以人從死

古今罪秦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願徇者。而三良亦在願中耳。田橫死。其二臣亦穿冢以從。是時橫已失國。豈能強之使徇乎。詩曰。如何贖兮。人百其身者。傷其自欲從徇。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繆公遺命使然也。秦獻公元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繆公以至康共。其國俗既以願徇爲義。國亦不立法禁。故獻公既葬出子。知非令典。始以國法絕之。

以絹準贖

古者金作贖刑。或百鍰。五十鍰。皆差其坐罪輕重聽贖。至漢世。又以金價計贖。故其謂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者是也。自唐至今計贖例皆以絹。始自北齊高叡等。爲武成定律。變古贖金之制。使以中絹代之。見六典。至唐世定令贖罪。雖得用銅。而計贖則遂用絹價。其制以犯罪之處中絹爲估。至開元十六年。敕定爲五百五十。則用絹贖罪。雖始於北齊。而用絹直計贖。則始於唐也。穆王訓夏贖刑。以鍰配罪。孔穎達言入黃銅二十兩爲一鍰也。漢言罰金幾兩。黃金也。則唐世用銅有本也。

稅不可合其名爲一

崔琳爲三司使。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故除其名。合以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與利之臣。必更增之。議者不能奪。（歐文忠公琳神道碑）

少艾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趙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爲少好之女也。徧思經傳。絕無以艾爲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爲艾。此說似有理。而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曰。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乂。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刈。艾即刈也。懲艾云者。懲絕之也。詩曰。峙乃錢鎛。奄觀銍艾。亦以刈讀。是其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至有妻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親之時。不止於稍艾而已也。此之爲艾。亦衰減之意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考古編十卷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證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爲後人駁詰至正朔論謂周人雖首子以命月而占星命算修詞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依據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章述所記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誤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駁章懷太子所註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昫舊唐書作北景以荀子所稱子弓卽仲弓非馯臂子弓以瑯琊臺碑文證秦以前已嘗刻石皆典確明晰非泛爲徵撫雖亞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橫議也

程氏攷古編十卷。久無刻本。向來藏書家多未之及。惟荊川稗篇從文獻志中採取十餘條。想亦未見全書也。乾隆己酉春。偶從友人案頭檢得舊本。首尾完備。亟借鈔錄。其中攷證詳明。議論精確。洵攷古之一助也。爰誌數語於後。以俟好古者梓而行之。雲峰屈振鏞跋。

余前刻程文簡演繁露考證家謂于經史有裨茲又得攷古編十卷觀其議論縱橫洵別開生面矣夫宋自半山王氏以三經新義取士自後學者務矜創獲如是編力闢國風名號殆亦風會使然要其博洽詳明處實能正經解之乖違訂史傳之闕誤於繁露不啻如驂之有靳焉善讀者第擷其精華焉可也曾刻於函海編中餘少傳本如十卷對揚一條引後周王軌賀若弼答問乃至訛脫不成文未敢妄補附識於此以示闕疑之意云癸亥秋日若雲張海鵬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古考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程大昌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朱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